

廬陵縣志卷二十六

人物志一名臣

邑之有賢人君子望重於當時名垂於奕世豈第一邑之光天下莫不仰之如泰山北斗威鳳祥麟焉如吾邑歐胡周文四君子或黼黻明廷或匡濟時艱或劾權奸而與日月爭光或捐軀命而能克全仁義考諸史氏紀載莫不詳備况於邑乘而敢忽諸舊志列以特傳似未合式今另立名臣一門以崇其實夫理學忠節文章經濟所謂名臣也若大臣庶官則詣次其爵秩勿使遺忘而已豈可混而同之耶作名臣志

廬陵縣志

卷二十六

名臣

名臣

宋

歐陽脩

胡銓

周必大

文天祥

宋

歐陽脩字永叔儒林鄉四十三都歐桂里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澆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卿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蹟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

竝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
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壽臣游爲歌詩相
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
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若訥獨以爲當黜脩遺書責
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
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
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
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知諫院時
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
員用天下名士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
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不勝數爲

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
以直仲淹見逐日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
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
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
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
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
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
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
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
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
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

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
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
讐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
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
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
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
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竝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
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
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
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
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

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
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
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
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
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脇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
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寓於內黃
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
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
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
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
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害善類不過指爲

朋黨欲搖動大臣必須誣以顯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顯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留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

廬陵縣志

卷二十六

名臣

四

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耳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大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必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塲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湖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

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隸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藉藉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大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

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

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生平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誅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

之說合脩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簿不根之謗推辱之輾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護脩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污蠱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不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

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實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廢弛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政事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

廬陵縣志

卷二十六

名臣

七

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騫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碑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

序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論曰三代而上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暉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州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宋史

按歐陽文忠生於綿州長於隨州歷宦四方退老潁州而葬於新鄭至其籍系則實爲吉州之廬陵縣人自唐以後世爲邑大族其所居初名文霸鄉

廬陵縣志

卷二十六

名臣

八

安德里文忠之叔祖儀南唐進士及第因改文霸鄉曰儒林安德里曰歐桂所居履順坊爲具慶坊文忠之自著其鄉里坊居甚詳而其文每自署廬陵歐陽脩見於集中者不一而足也宋史傳及東都事略俱稱廬陵人夫固確然無疑者通志乃改爲永豐人又稱公自序譜祖居沙溪考公譜圖序傳具見集中竝無祖居沙溪之文而吳充狀亦但云本貫吉州廬陵人未嘗云永豐沙溪也蓋永豐之沙溪特其先人葬地所在固不可執葬地以爲其籍系居里即其後人散居列邑祖文忠者甚衆亦未可因子孫之別籍而并更其祖貫也今歐桂

里現在廬陵之儒林四十三都府志雖略辨通志之誤而末仍兩岐其說以謂瀧岡世次碑現存然何以集中不載也是未足爲典據者也

胡銓字邦衡廬陵值夏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

廬陵縣志

卷二十六

名臣

九

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洵洵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殷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

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

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

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堯舜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謂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

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

管韶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廷多救之者
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
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
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
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
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鑿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
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
庭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庭珪流辰州
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
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
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中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

廬陵縣志

卷二十六

名臣

十一

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
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
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
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
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
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
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
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
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吭拊其背
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
則搯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

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
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
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
疏願毋以小劾自沮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
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
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
聰雖有共鯨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
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
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
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
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

廬陵縣志

卷二十六

名臣

十三

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
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耳以
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
周世宗爲劉旻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
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
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
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之金賂
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
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
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
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

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等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栻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勳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惟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人聖播遷自何桌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竝爲節度使銓言

廬陵縣志

卷二十六

名臣

十四

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若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言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天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傳會偷懦

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傳會則覲得美官小人
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
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爲可弔者十
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
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當亡若與
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
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
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
望慈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
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倚海泗且決吾藩籬以
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

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
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
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
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
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
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
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
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
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首數百幾爲蕭牆憂今
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
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

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
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
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
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
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
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
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
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
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過望
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
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

廬陵縣志

卷二十六

名臣

六

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
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
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
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
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
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
輿櫬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
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
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
濟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
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亦十省數千億之歲

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苻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

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滎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不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犄角時大雪河水皆合銓先將鐵錐錐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